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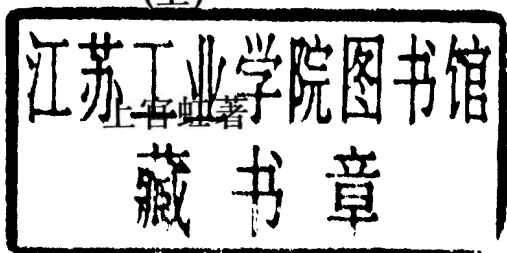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奇俠

上官虹 著



天下奇侠

(上)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1·济南

内容提要

一代英侠凌子蒙，千里寻师，浪迹青藏高原，除暴安良，惩恶扬善，以“高原黑鹰”名闻遐迩；后遇武林前辈木天星，遵其遗嘱重返中原。一路之上，比武招亲，巧遇侠女，假作人子，奇遇艳福接踵而至……

昆仑山上，群雄荟萃，比武较技，解怨释嫌，其乐融融。孰料，盛会发起者“铁判官”肖君天，乃潜行江湖十余载的清廷皇子，他伙同武林败类“黑麒麟”韦风、清庭鹰犬一大内高手程明达，阴谋笼络武林英豪，铲除反清势力。机关算尽，事与愿违，血雨腥风，骤然而起……

作品情节惊险离奇，扣人心弦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。

目 录

一	冰山怪客·····	(1)
二	玉虎红莲·····	(33)
三	游戏人生·····	(87)
四	销魂一鞭·····	(106)
五	海市蜃楼·····	(149)
六	撩人征程·····	(192)
七	故人夜访·····	(234)

一 冰山怪客

在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北部，是一片辽阔而神秘的高山雪原，这就是颇为有名的藏北高原。横贯在这个高原之上的有昆仑山、唐古拉山、巴颜喀拉山等一系列高山峡谷。这里气候恶劣，常年冰雪覆盖，人迹罕至。然而到这里的人又无不被这里的奇丽景色所感动。一望无际的冰原，高耸入云的雪山，以及那雄伟的冰川峡谷，构成了这里独有的壮观景象，再加上这里变幻无常的气候，更使这片广袤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这一日，落日时分，金红色的阳光拂照着这一片辽阔的高山雪原，银白色的冰雪在红色的阳光笼罩下，变幻出各种色彩，远处的冰山雪峰也好似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红纱。此时的冰山峡谷，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威武和严厉，变得温柔起来，只有缓缓的高原风仿佛不甘寂寞似的，不断吹得一些浮雪四散游动。

这时，从远处的峡谷中远远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铃声，一下子使这空旷的峡谷高原有了生气。多少年来，这里远离人群，气候恶劣，这种声音真是太难得了。

慢慢地，从一条峡谷中转出了一只老迈的牦牛。它看上去

奇异的大脑袋随着缓缓移动的步骤子左右晃动。这种动物是这个地区独有的，当地人用来做脚力，就像沙漠中的人用骆驼一样称心如意。

牦牛背上坐着一个老人，他戴着一顶翻皮风帽，穿着件大皮袄，稳坐在牦牛背上。

他非常瘦弱和苍老，两道稀落的白眉格外引人注目，尤其是他那双深凹的眼睛，远远看去，有着一一种奇异的光彩，他的颌下有一些白须，嘴角微微下撇，面相很是幽默。

他的脸色很愉快，嘴里不时地发出奇异的笑声。所以，虽然他是这么的苍老和孤独，却使人感到可亲。似乎这里的空旷和寒冷使他更加兴奋和得意。

他不时地抬起头，望望天边的彩云，笑着自语道：“唔——该我木天星走运，遇上了这样的好天，也许我的心愿可以遂了，不枉我千里迢迢地赶回来了！”

他说着，又发出了两声得意的笑声，用手轻摸着牦牛的脖子，不时地拍它几下，说道：

“老伙计！不要泄气，我们就快到了。”

老牦牛不停地摆着脑袋，似乎木天星的爱抚，并不能给它什么抚慰似的。

木天星笑着骂了声：“老混蛋！”然后又抬头去欣赏雪山落日的奇景了。

他望了望天边，面色突然严肃起来，双手抚着胸口，紧闭了双目，低声地祈祷着：

“感谢上苍，我木天星生在雪山，现在死也死在雪山，我实在太满意了！可是，我还有最后的要求，请你给我十个好天！十个，只要十个好天就够了！”

“如果有十个好天，我就可以修成元神，得了正果，也不枉我在佛门数十年的苦修……十天，十天！我就可以飞升了！哈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哈哈地狂笑起来，笑声划破了雪原的寂寥，在风雪中回荡着，渐渐地消失。

他的脸色又突然凝重起来，两道白眉，紧紧地皱在了一起，思索着自语道：

“可是，如果没有十个好天呢？暴风雪，雪崩，一旦遇上，都会使我功败垂成……在这个鬼地方，找十个好天，实在太难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又不禁低声叹息起来。一霎间，他似乎变得更加苍老了！

牦牛仍然迈着它的大蹄子，好似老人所忧虑的，根本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一样。广漠的雪原上，不断被它的大蹄子踩出新的印迹。

老人闭目沉思了良久，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射出了两道奇光，有些兴奋地说道：

“看这几天的样子，或许不会变天，一年三百多天，难道连十个好天都没有？我也有些太过虑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脸上又堆上了欣慰的笑容，并且低声地哼着青海的民谣，渐渐安静下来。

落日已然完全隐去，天边仍有绚烂的彩霞，可是已不如刚才艳丽，天气变得更冷了。

木天星望了望天色，用力地拍着牦牛背，怪声道：

“唉，老伙计！你走得太慢了！虽然天黑以前可以赶到，你也别这么放心呀？”

老牦牛仰了一下头，发出了一声怪叫，木天星立时笑了起来，他像一个顽童似的，拍掌道：

“哈哈！你说你太老了？没出息！难道你会比我老？如果你比我老，干脆你骑我得了！”

老牦牛的头，又垂到雪地上，一声不响，木天星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

“唉！畜牲到底是畜牲！没办法与你讲话，我只好自说自话了。”

他说着，由牛背上取下了一只皮囊，就着嘴喝了两口水，然后静坐在牦牛背上，一言不发。

天色渐渐地昏暗下来，山谷中的风也渐渐大了，似乎将地下的寒意都卷了起来，气候立转寒冷。

木天星把皮袄的领口掩上，吁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

“天冷没关系，只要别有暴风雪什么的就行！”

这时，他目光所及，已然触及到不远处一堆黑色的巨石，像一群牦牛一般卧在高地之上，由于多年的风化，尤其是高原风的侵蚀，已然是千创百孔，形状各异。

木天星双目立刻闪烁出一片喜悦的光芒，叫道：

“啊，到了，这是雪山里最好的泉眼，是我飞升的要穴所在，除了我之外，谁也找不到这里。”

他催动胯下的牦牛，连声地吆喝着，不大工夫，来到了这堆巨石之中，木天星欣然地跳下了牦牛，他好似过于兴奋，双手抱着一块巨石，不住地亲吻，口中连声说道：

“几十年了！你们还在！你们还在！真让我高兴！”

那头老牦牛，伏在雪地上，一动不动，似乎无法分享木天星的快乐。木天星叫了一阵，立时低下了头，满地搜索起来。

接着，他趴在了雪地上，像是猫狗般的，把耳朵贴在了地上，又嗅又听，满地乱爬。

不大的工夫，只听他一声轻啸，说道：

“在这里了！不错，就是这里！”

于是，便见他卷起了袖子，两支鸟爪般的枯掌，高高地举起，随着一声低啸，竟然整个儿地插入了雪地里。

他双掌运行如飞，两只手竟似两把锋利的铁铲，将那冻土一块块地挖开，不大的工夫，已然挖好了一个半丈多深的坑。渐渐地，坑底湿润起来，后来竟不断地涌出水来，更怪的是，那水竟一点点热了起来，最后呼呼地冒出白汽，像开了一般。原来，这是口温泉。

木天星笑声呵呵，他苍白的头发，古怪的面容，由潭内的清水反映出来，落入眼内。

他若有所思，用手摸着满头的白发，摇头说道：

“啊！我变成这个样子了！上次照时不是这个样子呀？……唉！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
一霎那，这个古怪的老人，对影自悲，脑中沉浮着数十年的往事，那些都距离他非常遥远了。

他沉思了一阵，猛然醒悟过来，不禁拍了一下大腿，低声骂道：

“嗨，我怎么越来越毛病越多，这时候想那些事干什么？”

他就着泉中的清水，把脸洗了洗，脱下帽子，头发虽然全白了，可是并不稀落，密密的长了一头。

洗完，他靠在了一块巨石上休息，他那双深凹有光的眼睛，全神地观察着天色，不时地自语：

“看样子今天很保险了，我午夜就开始练吧！”

木天星说着，快乐地笑了起来。他将风帽重新戴好，闭上眼睛，昏昏地睡去。

当他快要进入梦乡时，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寒冷，同时，一阵阵小米粒儿大小的雪粒扑打上来，打得他面颊生疼，不由从梦中惊醒过来。

木天星猛然地翻起了身子，睁目之下，心口一阵发凉，不禁惨然呼道：

“天！‘冰川飓风’，数十年难得一次，怎么我一来就遇见了？……我的天爷！我时间都算好了，一天也不能耽误，今天是第一天，第一天就遇见了‘冰川飓风’，简直是糟透了！”

他暴跳如雷，大声地叫喊着，两鬓的白发，也一根根直立起来，显示出他是在极度的愤怒和焦急之中。

这时，整个的天空也变成了铅黑色，远远的天边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，真有雷霆之势。气温骤然下降。

木天星双目几乎夺眶而出，发出了惊人的光芒。虽然他已感到寒冷一阵阵的增加，但由于过度的焦急和愤怒，护体神功竟自发施展出来，不大的工夫，他的额角已然冒出了一粒粒的汗珠，脚下的浮雪开始融化。

他懊恼地脱下帽子，用力地摔在雪地上，叫道：

“越怕它越来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只怕要含恨而终了！”

这时，那头牦牛似乎也感觉到不对劲了，从雪地上站起，发出了一连串的长鸣。

木天星望了它一眼，又打量了一下天色，见乌云已铺天盖地般压来，当下一步跨到牦牛身前，叫道：

“老朋友，你快逃命去吧！不用管我了！”

他语声未落，扬起右掌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在了牦牛的屁股上。也不知他用了多大的劲，那牦牛好似痛极，四蹄乱踢，发出了一声极为惨厉的长鸣，四蹄如飞，向西南方狂奔而去。

木天星望着它奔跑着的背影，哼了一声道：

“哼！这时候你跑得倒是真快！”

他回过身，拾起了帽子，再度戴在头上。他双手夹着一块一人高的石块，轻轻地往上一提，好似抱小孩似地，已然被他抱起两尺。

他轻轻地把这块巨石覆在了泉眼的上面，然后又搬来无数的石头，把泉眼围成了一个丈余方圆的石堡，然后坐在了大石上，自语道：

“来吧！既然你一定要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一拚！拚得过，我木天星便可成道；拚不成，就埋骨于此！”

他好似赌气似地，自言自语着，一双白眉上下耸动，看得出他是在极度的愤怒之中。

这时，天已完全暗下来，风却有些见小。可是气温还在不断地下降，令人难耐。

木天星运起护体神功，达到七成功力时，已通体流汗。他索性将全身的衣服脱光，赤裸裸地坐在了石块上，虽然他已年逾古稀，面貌消瘦，可是他的胴体，却如同一个年青人，露出了一块块古铜色的肌肉，虽然天气冷得已可滴水成冰，而他的身上却冒出了蒸蒸热汽。

他稳坐不动，双目望天，喘息道：

“唉！子时快到了，我今天只需要一个子时，难道你还不能给我吗？”

他不知是在祈求还是在控诉，声音是颤抖的。

气温还在下降，风却越来越小，最后竟奇怪地停了下来，使整个山谷突然地沉静起来，除了自己的声音，木天星几乎听不到任何一丝动静。

这阵静寂的时间特别长，木天星将护体神功运到第八层，以抵御持续下降的寒冷。

空旷的山谷、雪原，此时似乎全冻结在了一起，空气也难流动，吸在肺中，像要把胸中的一切都冻住了。木天星虽然内功深厚，这时也感到胸内有隐隐的刺痛。

在这种奇寒的环境里，生物是难以长期生存的，这是一个恐怖的世界，危险时时存在。

木天星默算着子时将到，心中不禁更为焦急，汗如雨下。突然，他听见一声极为尖锐的呼啸，由极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木天星不禁霍然地站立起来！他心中又惊又喜，搓手顿足，这一霎那，他的情绪是非常复杂的。

他仔细分辨那呼啸之声，惊喜交集地自语道：

“啊！原来是‘冰寒魄’！没有飓风，我倒可以试着拚一下，要是再有冰川寒流，那就完了。”

原来这种温度奇寒的冰川飓风，是一股可怕的寒流，其寒冷的程度，可以摧毁任何生物。所以在雪山中旅行的人，一旦遇上了冰川飓风，可说是百分之百地殒命，绝无幸免。

这种冰川飓风，由于温度奇寒，难免影响附近的气流。如果遇上另一股寒流，则飓风消失，而只剩下干冷，称之“冰寒魄”。

“冰寒魄”虽然温度更低，但若是防御得法，还可幸免，不似冰川飓风，温度虽然稍高，但有飓风，那些奇寒无比的飞雪和冰块，吹打在人身上，可以活活把人冻死。

木天星见自己可以免除了冰川飓风之灾，心中甚是高兴，以他的功力，来抵御“冰寒魄”，或许还可以度过。

这时午时将近，木天星不能再犹豫，他站起了身子，自语道：

“这是我坐禅之时，你就是刀子风我也要坐禅！”

他说着由大石上跳下，双手把那块大石移开。天气虽然奇寒，泉眼内的清水，依然冒着热汽，触手奇烫。

木天星用手摸着自己的胴体，苦笑着自语道：

“还有十天就要抛弃你了，本不该再让你受苦，可是老天爷不帮忙，来了‘冰寒魄’，我只好抗它一抗了！”

他说着跳下了那泉眼，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：

“唔！好家伙……”

他坐在了泉眼之内，只露了一颗头在外，双手放在膝前，自语道：

“我数十年来未洗热水澡，想不到快死之际，又尝了一次滋味，哈哈！”

他说着，自嘲似地笑了两声，便闭上了眼睛，那奇烫的泉水浸泡着他，他不但不觉痛苦，眉目之间还有一种舒适的感觉。

子时到了，“冰寒魄”的中心也正好来到，这个倒运的老人，不顾自己的生死，把自己的元神，纳入“幽关”，如果这恐怖的奇寒和泉水里涌出的滚滚热浪，把他毁灭，那么他就消失了，否则子时过后，丑时到来，他将会醒转过来。

满地的雪粒，都发出了“噼啪”之声，混合成一种世界上最恐怖的音乐。

方圆数十里以内，都被这种声音交织着，形成了一种尖锐

的呼啸，传向了远方，恐怖极了。

这时已是午夜，四下漆黑一片，整个山谷雪原在奇寒中，似乎发出了颤抖，那惨厉的怒吼，一直传向远方，如同鬼嚎。

这个古怪的老人，全身浸泡在沸滚的泉水中，像是一具僵尸，面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满头的白发，因为处于奇寒和高温之间，弯来弯去，灵蛇似的。

那神奇的温泉，在如此的寒冷下，不但没有冷却结冰，反而越来越热，在奇寒中，白汽滚滚，颇为壮观。

时间渐渐地过去，老人没有一些异状，他的肉体在气功的保护之下，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，由此可以想到，他那一身绝世仅有的奇技。

子时过去，丑时到来，老人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他几乎不敢相信，这恐怖的一关，竟被自己度过了。

他张大嘴，想发出几声笑声，可是却发不出声音来，他心中有些生气，忖道：

“不笑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不能奈何我！”

他双手按着雪地，由泉眼中跃了出来，可是就在他腾跃之间，他满头的白发和颌下的胡须，竟完全脱落了。

木天星又气又笑，忖道：

“‘冰寒魄’还没完全过去，如果再有一个时辰，我不得掉得一根毛都没有了？”

他越想越可笑，不禁张大了嘴，发出了极为低哑的笑声。

他把身子坐在了冰一般的石头上，这些石头都是经过了千百年的侵蚀，不知经受过多少次这样的奇寒和凌厉的暴风雪，所以这时还能够完整地存在。

他双目微闭，运气抵抗着奇寒，心中想道：

“我在和尚庙住了四十年也没剃头，想不到这时倒成了光头，看来我真是有缘了！”

这第一天的午夜，虽然意外地出现了“冰寒魄”，可是木天星已经安然度过，所以心中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慰，若不是这时还要运气护身，他早就鼓掌大笑了！

即使这样，他嘴角仍然挂着一丝笑容，心中忖道：

“等‘冰寒魄’过去之后，我一定要大笑一场！”

在寅时将尽之时，整个的“冰寒魄”已然完全的过去了。木天星站起了身子，他身上的毛又脱落下来，这时他浑身光秃秃的，其状古怪已极，因为他运气之时，疏忽了毛发，所以全被高温和奇寒摧毁了。

木天星用手摸着自己光光的身子，笑道：

“管它呢！九天之后，我连这具臭皮囊都要丢掉，还要这些毛发做什么？”

他判断“冰寒魄”已然去远了，心中的狂喜无法压抑，光着身子，足尖点处，由大石上飞越十余丈，口中大呼着“哇——呀！”

他狂叫着，在雪地上疾奔，追着“冰寒魄”的去路，双手由下往上作泼水状，口中狂叫着：

“滚吧！‘冰寒魄’！你被我打败了！哈——”

他像一个疯子，又像一个未经世故的孩子，光着身子在雪原上狂奔，口中大喊大叫，夹杂着得意的狂笑。

那“冰寒魄”直如一批败军残将，偷偷地溜走，一任这个狂妄的老人大声叫骂，却不能回顾一下。

他叫骂了半天，声音都有些沙哑了，这才转过了身子，慢慢地向回走来，口中嘟囔着：

“还有九天……这九天总不会有第二个冰寒魄吧！”

他说着，又神经质地笑了起来，这个古怪的老人，总是被自己的话，惹得大笑不止。

木天星回到泉眼，用手摸摸自己的衣帽，早已冻坏，可是从坏衣服里掉出个白色的玉虎，却丝毫未坏，他低笑道：

“我知道你不怕‘冰寒魄’的……，跟我一样！”

他说着，把那玉虎投在了泉眼之内，发出了扑通的一声轻响。

他感觉到有些疲倦，平睡在雪地上，枕着自己的双手，自语道：

“今夜可以安心睡觉了……我刚才的梦还没做完，我梦见什么了？……啊！梦见了大鹏鸟，我还要继续梦下去。”

他语声越来越低，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，果然，他又梦见了大鹏鸟，翩翩地在四周飞舞。

他的护体神功又自然地发挥出来，周围的积雪开始融化，这等功力真是绝世仅有！

翌晨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天才亮，一轮红日已然挂在了雪原的天边，金红色的阳光，拂照着这一片茫茫的雪野，也拂照着这个熟睡的老人。

清凉的微风，吹拂着他赤裸的胴体，他舒适地醒了过来，睁开了眼睛，望着冉冉东升的红日，笑道：

“啊！好天！我真幸运！”

他坐起了身子，看了看自己光光的身子，也不禁好笑，他走到泉眼一旁，静静地照着。

他实在是一个奇怪的老人，双掌及脸庞，是极度的苍老和削瘦，可是身躯却健壮得如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这种奇

怪的体型，古怪的面容，确实是天下仅有。

他用清水洗了脸，来回地散步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显得既悠闲又舒适，在一般江湖人物视为畏途的雪山冰川，对于他却如同孩子游戏的沙滩一样。

这个古怪的老人，在阳光下散着步，不时地对着自己的身影，喁喁私语，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

他一会儿爬上石头，向远处眺望，一会儿放脚飞奔，逐雪为戏，像是一个智慧未熟的孩童，又像是闲极无聊，无事可作。

这时他正蹲在沙地上，两只手堆着一个小小的雪人儿，口中低声地自语道：

“如果这几天能够顺利地度过，我就功德圆满了！我没有什么牵挂，只是我那个小孙女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雪白的牙齿恨恨地咬着嘴唇，双目射出了两道奇光，甚是吓人。

他停歇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

“哼！我把全身绝技传授给她，想不到她会爱上那个姓程的！……他妈的！我数十年来行事，从来无人敢违，想不到自己的孙女却管不好！

“我现在也顾不得她了，让她受一辈子罪吧！那是她自找！”

他说着，无限懊恼地摇着头，显然他还是极度地钟爱着他的小孙女——虽然她是这么的使他伤心！

他站起了身子，一脚把雪人踹倒，躺在了地上，静静地享受着日光的沐浴，好似又把满怀的心事忘了。

这天晚上，雪山里很是平静，他平安地度过了午夜，心中